

正氣歌

英祖光戲劇集之一

開明書店印行

正氣歌

吳祖光戲劇集之一

正氣歌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四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

著作者 吳祖光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102P.) K

氣

吳祖光劇集：臥雪夜歸人（三元）少年遊（三元）牛郎織女（一元八角）

本書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轉載，翻譯，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上海：開明書店轉作者本人

北平：東交民巷瑞金大樓新民報社馬彥祥先生

重慶：中一路新民報社楊鍾岫先生

昆明：郵政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

南京：白下路中國農民銀行吳皋先生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

事謬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

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

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

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王炎午望祭文丞相——

序 幕

人物：

老人 孩子

一個靜靜的夜晚。

一片無人經過的鄉野。

夜深了，大地在朦朧裏。地上長的是沒脛的荒草，草叢裏一條模糊的小路蜿蜒地伸張出去，伸張到不可知的地方。路兩旁是無盡的森林，細長挺直的樹幹錯雜的排列，從樹上面斜斜地伸下來幾根帶着枯葉的枝條，在晚風裏擺動，發出簌簌的聲響。

天色是陰沈的，疎落的幾點寒星閃閃鑠鑠地睜眼睛。

是深秋的季節，天地間充滿着的是肅殺之氣。

小路上有了響動，樹林裏伸出一盞燈籠，走過來兩個人，他們拂開了攔路的荒草和樹上垂下來的枝葉，互相扶持着走出了林子，燈籠的光照見了一個是白頭髮，白鬍鬚，佝僂着背脊的老年人。另一個是十二三歲的男孩子，烏黑的短髮披在前額和肩上。

他們同時站定了腳——

老人（斜過身去對着遠遠的天涯，沙啞的聲音衝破了夜的寧靜，他朗誦着一首

詩句）

辛苦遭逢起一經，

干戈落落四週星；

山河破碎風拋絮，

身世飄零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

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孩子（恐怖地抓住老人的衣服）爺爺，您說些什麼呀？您看這地方漆黑漆黑

的，爲什麼半夜三更地帶我到這兒來呢？這地方……這地方……

老人（摸着孩子的頭）你害怕嗎？

孩子（勉強地）不，我不怕。可是……這地方，人家說一到天黑就有人走出

來，也有哭的，也有笑的，也有混身是血的，也有伸着舌頭的，也有沒有頭

的……（東張西望，忽然指着遠處狂喊起來）您看！那是……那是……

老人 孩子，有爺爺在這兒，你怕什麼？

孩子 我……我沒說我害怕，我不怕。

老人 好孩子，（把燈籠照地下）那麼你把這個檢起來。

孩子 （彎下腰去，拾起一根骨頭來）爺爺，這是一根牛骨頭，有什麼用呢？

老人 （接過來）這不是牛骨頭，這是人骨頭。

孩子 （大驚）怎麼？人骨頭？這兒……這兒有鬼？

老人 沒有鬼。他們不是鬼，他們是爲國家死的，他們都升天了。

孩子 （恐怖地）爺爺……

老人 爺爺嗎？爺爺今年七十多歲了，也快死了……（痛苦地）可是爺爺死了之

後是不能升天的。

孩子 （急得要哭出來）您怎麼盡嚇唬我呀？爺爺……您說話呀！爺爺。

老人 （溫柔地）孩子，你別怕，你聽我跟你說。好些年以前，那時候，爺爺頭

髮還沒白，還沒留鬍子呢……那時候這地方……

孩子 這地方怎麼？

老人 這地方是戰場，是大宋朝的兵隊跟蒙古兵打仗的地方。

孩子 這骨頭就是那時候打死的人了。

和 人 可不是嗎！他們爲着保護國家戰死在沙場上，沒有人收他們的屍首，現在只剩下幾根骨頭了。可是這地下都流滿了他們的鮮血，這些草，這些大樹，都是他們的血肉培養大的。

孩子 （感到興趣，忘了害怕）打仗？他們怎麼打呀？是不是騎在馬上，這麼一刀，一槍……（眼睛望着遠處，又怕起來）那兒！那兒！是什麼東西呀？

老人 孩子，你沈住氣，別害怕，聽爺爺有話跟你說。（靜默）

孩子 我不怕，您說吧。

老人 孩子，你今年十二歲了，你爸爸不在。就只有爺爺照應着你。可是爺爺是七十多歲的人了，沒有幾年活了，爺爺只有你這麼一個孫子，總得想法子叫你成一個有出息的孩子，不能叫你將來像爺爺自己似的，走錯了一步路，就後悔一輩子。

孩子 爺爺，我不是個壞孩子呀。

老人 你不是壞孩子，可是你還得學好哇。今天我要給你講一個故事，教你怎麼學好，怎麼作人，教你怎麼死。

孩子 （驚叫）死？我才十二歲呀！爺爺！

老人 你不明白爺爺的話。可是孩子，你聽我說：人不論活多大歲數，全都有死的時候，可頂難的，就是怎麼「死」了。有的人死了，過了幾千年幾萬年，人家都忘不了他，佩服他，誇獎他。有的人死了，過了幾千年幾萬年，人家也忘不了他，可是都罵他，看不起他。有的人活着沒有人知道他，死了也沒有人知道他。又有人活着作了對不住人，對不住自己的事，老了的時分死不死，活不活，有一肚子的苦說不出來。……

孩子 爺爺，您說的是什麼呀？您不是說要跟我講故事嗎？

老人 對了，孩子，你聽我跟你說，好些年以前，那時候，爺爺頭髮還沒白，還沒留鬍子呢。那時候還是我們偏安江右的大宋朝廷，可是主上昏庸，羣奸當國，君子道衰，小人得勢，朝廷上壞人多，好人少。文官是貪贓枉法，魚肉人民；武官是貪生怕死，無惡不作；老百姓一個個怨聲載道，四處的盜匪橫行是不用說了。蒙古人乘虛而入，從北方興兵犯境，勢頭子真像排山倒海一樣；可憐我們這些老弱殘兵，怎麼抵擋得住呢，眼看着他們殺人奪地。不上幾年功夫，這川，楚，江，淮的半壁江山，都成了異族天下。（低頭唏噓）

孩子 （睜大着眼睛）爺爺，後來呢？

老人 就是這樣，朝裏的大臣居然瞞着皇上，說是我們打了勝仗，大家還是昏天

黑地。可是「疾風知勁草，亂世顯忠臣」。這時候到底是出了幾個驚天動地的好漢子，頂天立地的大英雄，給我們黃帝子孫爭了一口氣。（一把抓住孩子）孩子，你聽我從頭說起吧。那時候，天下大亂，刀兵四起，（四下指點着）無數的好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在那千山萬水間，真是哀鴻遍野！（一聲巨響，燈籠滅了。）

（舞臺全暗。）

第一幕

第一場

人物：

老翁 長子 長媳 男孩 次媳 襁褓中的幼兒 次子

景同序幕。

沈重的喘息聲，幽長的嘆氣。

星光漸明。

男女難民上場。

長子扶掖着老翁，長媳攙着男孩，次媳抱着襁褓中的幼兒，次子走在最後。他們都衣服襤褸，精神萎靡；一個個垂頭喪氣，勉力地拖動着艱難的步子。

老翁 （疲乏的聲音，淒然長嘆）唉……

長子 （關切地）爸爸累了？

老翁 你們聽！後邊沒有什麼聲音了，大家歇一歇罷。

〔衆人止步，長子扶老翁坐石頭上。〕

長媳 （親着男孩的臉）孩子……

〔次媳抓住長媳的膀子，低聲地哭了。〕

長媳 咳……（相對悲泣）

老翁 唉！我們造了什麼孽啊？一年到頭盡在逃難，逃難。好好的一家人逃得七零八落，那兒是我們安身的地方？

〔大家都垂下頭去，只有次子擡起了頭，眼睛裏放出憤怒的光。〕

〔林內呼呼風響。〕

長媳 （摟着男孩）冷嗎？我的好孩子。

男孩 （大哭起來）媽……

長媳 （哽咽着）孩子，你哭什麼呀？

男孩 餓呀，我餓呀！

長子 （痛苦地）不要哭了，孩子，你看，（指老翁）爺爺不也是沒有喫東西

嗎！歇一歇，再趕幾里路就有喫的了。

男孩 （哭着）騙我，騙我……前邊沒有喫的……沒有喫的……

老翁 (拭淚) 可憐的孩子……

【次子奮然轉身向林中走去。

次媳 (急上前抓住他) 怎麼？你要走？

次子 (站住，憤怒地) 要走。

老翁 (立起身來，戰抖着) 你還是要走，在患難之中，忍心撇下家人老小……

次子 (默然，低下頭去)……

老翁 ……你不要家了？

次子 我們還有家嗎？

老翁 咳！(廢然坐下)

長子 兄弟，你不能撇下我們走啊，你還有孩子。

次子 (握拳欲擊) 我怎麼能夠這樣忍辱偷生呢！

老翁 你要去打仗。我們幾十萬大兵都打不過人家，你一個人有什麼用呢？

次子 (忿忿地) 我要去拚命！誰也攔不住我！

老翁 (大怒) 好！你走，你走吧！我管不了你，我也用不着你……

【次媳大哭。

次子 不要哭。(走向老翁) 爸爸……(跪下也大哭)

〔衆人同聲悲泣。〕

次子（仰起頭來）爸爸不會忘記，從小是怎麼希望我們的，您教哥哥習文，弟弟習武，您說：「文能安邦，武能定國。」

老翁（茫然自語）我是這麼說的？

次子 如今，我們的國破了，家亡了，逃難逃了半年，離家越來越遠了；可是，我們逃到那兒去呢？我只有二十幾歲，是年輕力壯的時候。自幼練就了全身武藝，不能雪國恥，報家仇，反而一年到頭的逃難。（大聲）我沒有臉逃難呀！逃來逃去，什麼時候算了？我不能再逃了，我要投軍殺賊，不負這昂藏七尺之軀，您放我走吧。

老翁 好。（淚隨聲下）你走……

次媳（木立着）怎麼？

次子 兒子不孝，不能侍候您了，下輩子再報您的大恩吧。（站起身來）哥哥，嫂嫂，（看着次媳）你……你們好好照應着爸爸。

次媳（攔住他）你不能走呀！（舉起幼兒來）這孩子，還有我，我們……（抽咽不能成聲）

〔幼兒也「哇啦哇啦」地哭起來。〕

次子 我顧不得你們了，爲國不能爲家，我對不起你。（轉身要走）

次媳 你走！（把幼兒放次子懷裏，從身上摸出一把刀來，慘笑）這把刀是你給我防身的，現在……（引刀自刺）

【衆人驚起。

【次子猛地抓住她握刀的手，刀落地，用腳踏住。

【次媳痛哭。

老翁 （沉重地）不要這樣。他是應當走的，在這國家遭難的時候，男兒報國是分內的事，我們應當是父勉其子，妻勉其夫。放他走，教他爲國殺賊，等到國家太平，大家自然能夠相見。

次媳 （止泣，拭淚）是。

次子 以後是天南地北，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見，也許就不能夠再見……

【次媳不答。

次子 （慘然）你年紀還輕，不要爲我耽誤了青春……

【仍不答。

次子 ……你可以自己打算。

次媳 （慢慢擡起頭來）你認錯了我，我要立志撫養我們的孩子成人，讓他繼承

他的父親……

老翁 這才是我的好孩子。

長子 兄弟！你放心走罷，「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你要對得起國家，我做哥哥的也不能對不起你。爸爸有我侍奉，弟媳婦同姪兒有我照管。等我們找到了安身的地方，我自己也要想辦法，決不能辱沒了我的兄弟！

次子 那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吻着幼兒的臉，仍交回次媳）爸爸！哥哥！嫂嫂！（目視次媳良久，又撫摸男孩的頭）我去了！（轉身向林中走去）

次媳 （向林中進去）你到那兒去呀？（又站住）

（回答她的只有狂風的怒吼，黃葉蕭蕭地落下來。）

（女人們悲泣着。）

老翁 （擡頭望着漆黑的天空）上天保佑他！保佑我們殺盡敵兵，光復故土。保佑我的兒子成功回來！保佑我們重返家園，一家團聚。

（順風傳過來喧嘩的聲音，馬嘶，人喊，蹄聲雜沓，還夾着金戈之聲。）

長子 聽！

老翁 什麼聲音？

長子 （憤恨地）蒙古兵！